

往事如昨

## 军民一起过除夕

潘云强

1970年,我所在的部队驻在临沂,我被抽调到军宣队,到临沂百货二店(当地简称“二百”)搞“三支”。

“二百”是临沂最大的百货商店,店内人员却是一盘散沙的状态。我们部队10月份进驻后,旋即下到班组基层,宣讲党的方针政策,商店逐渐有了变化。

“二百”的工作走上正轨,我认为有三点经验:其一是临沂属于革命老区,群众的思想觉悟本来就高。战争年代,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支前。我曾两次聆听过“沂蒙红嫂”的事迹报告,每次都被深深感动。其二是军民关系好,“军民鱼水情”“军民团结如一人,试看天下谁能敌”等口号在这里恰如其分,当当响。其三,我认为我们军宣队的人“棒棒哒”。

部队向来就有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,军宣队共有四人,其中三人来自师通信营。队长是周营长,时年50岁。他是典型的工农干部,说话实在,接地气,最大的特点是以身作则。那时正赶上春节,军宣队全部下到班组、仓库,我们不会卖货,便把柜台运货、上货的脏活累活包了。那时没有电梯,布匹等百货都是大包装,往楼上搬很吃力。每次搬运,周营长都一马当先。他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,干了一会儿伤口便痛,有时累得晚上上床都费劲。尽管如此,第二天照样干。还有35岁的肖连长,他是山东肥城人,理解能力强,有牺牲精神。我亲眼看到在一次实弹投掷中,一名女兵由于害怕,不慎把手榴弹扔在了脚下。肖连长眼疾手快,把冒着烟的手榴弹捡起,快速甩出,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的发生。另外一位是来自临沂公安局的姓王的同志,他40岁左右,长得矮壮敦实。他是从原先的工宣队留下的,关键时刻也能“瞪起眼来”。我们刚来几天,商店被盗窃。老王火眼金睛,经侦查,原来是店内一职工监守自盗,老王亲自抓获了案犯。三个人各有所长,加上23岁的我,领导说:“温室的兵,要到激烈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。”

军宣队这么一弄,“二百”扭转了前期因管理混乱导致的亏损,效益位于临沂各百货商店之首。商店负责人叫孙承志,刚从部队转业一年,资历与周营长相当。他脸上皱纹如刀刻,黑如木炭。两个副主任都是女同志,一位姓许,模样极像京剧样板戏《海港》里的女主角,另一位叫刘娟。他们三人商量后,决定召开一场军民联谊会,对军宣队表示感谢。

大年三十下午,眼见商店买年货的人渐渐少了,柜台留少数人值班,联谊会便开始了。那天很冷,门口尚有未化的残雪。我往会场走时,无意间瞥见雪堆中战战兢兢探出来一枝迎春,枝条上缀满了黄色的花苞。春天已经降临人间,我心头不觉一震。

孙经理和周营

长简单讲话后,文艺表演拉开帷幕。第一个节目是舞蹈《在北京的金山上》,是由几名刚从青岛商校分配到此的学生表演的。她们有舞蹈基础,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,这支舞跳得舒展优雅,博得大家一片掌声。接下来是几名女职工的独唱,记得其中有《沂蒙山小调》《洪湖水浪打浪》等歌曲。一名男职工表演的山东快书《武松打虎》有专业水准,他的铜板功夫相当了得,不断变换姿势,那“当了个当,当了个当”的节奏与韵味,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。商店职工大多是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已婚妇女,节目进行到一半,她们组成了啦啦队,目标直指军宣队,担任主持的许主任说话也没人听了。无奈,肖连长和我只好一人唱了一首歌,但仍不够,大家非要周营长也唱一首。周营长破锣嗓子一个,他见无法推脱,决定来个军宣队合唱,并把孙经理也拉上。虽然孙经理是本地人,但打小参军,去的地方多,说话南腔北调,还带点公鸭嗓。想想,一个破锣嗓子,一个公鸭嗓,那歌唱得可想而知。尽管音调不齐,但至少把《我是一个兵》的气势唱出来了。

那天,刘娟阿姨一直和我坐在一起。她唱了一首《红梅赞》,她的嗓子很细,似乎用的假嗓子。关于刘娟阿姨,我要多说几句:她48岁,人很文静,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。我刚到商店,就感觉她看我的眼光有些异样,那目光有点像我的母亲。她是商场副职,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较长,她曾邀请我去她家玩过几次。刘娟阿姨的爱人在机关工作,也是个话不多的人。他们还有个18岁的独生女儿,在家待业。女儿长得很清秀,性格腼腆,一说话脸就红。我去她家,每次她都会倒茶水给我喝。刘娟阿姨很善良,对小动物也是如此。那年,她家附近有一条流浪狗生了四只小狗。冬天冷,经常下雪。刘娟阿姨在人们不太注意的那排冬青后面,依托断墙,用砖头和石棉瓦搭了一个犬舍,使得狗一家五口有了个遮风避雨的场所。

联谊会最后进行的是乒乓球比赛。我们四个打乒乓球都不行,为此,我特意把修理所庆启维所长搬来当援军。庆所长是安徽巢湖人,学生时代曾好几次夺得学校乒乓球比赛冠军。他是我们手中的“制胜王牌”。为了开个好头,我们让庆所长打头阵。他果然不负众望,三下五除二就把对方打败了。随后上场的是老王和我,我们的对手是两名青年职工,我俩很快溃不成军。特别是我,被与我年龄相当的小伙子打得找不着北,光忙着捡球了,差点“剃了光头”。第四个上场的是肖连长,对方对他手下留情,明明可以扣,只是把球悠悠地推过来,有“放水”之嫌。

重头戏是周营长与孙经理的比赛,两个年已半百的人都正手拿拍,能推挡很长时间,而且球在他们手中越搓越高。问题是扣球机会来了,两个人却不扣,活活急死人……欢声笑语、掌声与加油声不断飞出屋外。

在与岁月共舞中,我始终未曾忘记那次除夕联谊会,它是我心中的一支歌、一段情、一幅画。



乡村记忆

## 腊月往事

刘宗俊

孩提时代,一进入腊月,年的味道就渐渐浓起来了,像水中的涟漪,慢慢地氤氲弥漫开来。如果把过年比作一场大戏的话,腊月就好比是这场大戏的高潮部分。

过了腊八才算跨进迎年的门槛。腊月时值一年的大寒节气,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。腊八在乡下是备受重视的,即使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是如此。要泡腊八蒜,最要紧的是熬腊八粥。做腊八粥要选出籽粒饱满的红豆、绿豆、豇豆、黑豆等用水提前泡好,大米是当仁不让的主角。文火慢煮,锅底下插上树枝或碎木头,直到满屋子香甜四溢,引得我们这些小馋虫们急溜溜地往家跑。母亲总会估算着时间,把一大碗粥提前盛好,加了糖,单独放着,好让中午放学回家的我喝了暖暖身子。

进了腊月,街上的人就多起来了,这是农家人一年里难得的闲暇时光。没有地里庄稼的牵挂,辛苦劳作了一年,生产队会根据每家每户挣的工分数统算出工钱。那是一年中最欢喜的时刻,村民们会提前把自己记的工分和生产队会计核算的核对一下,核对无误后,从会计手里接过辛苦钱,然后蘸着唾沫星子点两遍,仔细地揣到衣服里层的贴身衣兜里。心里盘算着怎样给家里添衣服、置办年货,回家的脚步不由得快了许多,边走边自言自语道:“过年就要有个过年的样子,大人添不添新衣无所谓,孩子一定要上下一新。不是时兴条绒衣裳吗,那就每个孩子做一身。流行的翻皮鞋,儿子闺女也要一人一双。”拿回来的钱,还有一件事每年都要做,那就是全家到公社照相馆去照一张全家福,中午全家人在公社饭店吃一顿面鱼肉汤饭。

进入腊月,每天都会从街上传来零零散散的鞭炮声。对于男孩子来说,鞭炮声就是天籁之音,鞭炮的多少决定了你的身价地位。如果你的两个袄兜里满满的都是鞭炮,那么你后面肯定会跟着一群小孩子,你就会有大哥的派头。那时每家都会买几挂鞭炮,留着大年三十晚上和正月初一五更放,家长会把鞭炮不断地变换地方藏起来,以防“败家”的孩子一点一点地提前给放了。

腊月里,村里的小合作社也成为小孩子们最惦记的地方,因为多了一些平时见不着的稀罕玩意,可以跟家长磨叽讨点钢镚,买几块糖果或者气球。街上还有叫卖甘蔗、牛牛角、爆米花的,我们这些小孩子,就会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转,不买看着也是享受。

过年总要理个发。放寒假了,村里的教室就成了临时的理发店,家长会牵着满街跑的孩子去剪头。理发师傅大

多是临时客串的,技术一般。主顾以年纪大的人和小孩子居多,图的是便宜和方便。在这里人们可以谈天说地,各方信息在这里汇聚,理发店也成了一个小世界。

到了腊月中旬,村里都要组织会写毛笔字的小学老师义务写门对子,然后配上公社发的军属慰问信,一帮人敲锣打鼓,挨家挨户去慰问军属家庭。我们这些小孩自然不会闲着,屁颠屁颠地跟着去凑热闹。

小年过后,村子里的节日气氛快速升温,忙年的节奏也随之快了起来,家家户户忙着除尘迎年。我们家里一般是腊月廿四蒸糕,年前一锅,年后一锅;腊月廿五蒸饽饽。蒸饽饽是个辛苦活,一蒸就是好几锅,除了送给亲戚,还要预备待客及整个正月吃的。一个人再能干也忙活不过来,都是邻居搭伙帮衬着干,今天你来我家帮我,明天我去你家帮你。过年时家家都要买半个猪头,杀只公鸡,正月待客用;腊月廿六蒸包子、蒸饼、做豆饽饽;腊月廿七、腊月廿八炸面鱼和炸馓子;腊月廿九炸鱼、炸丸子,熬隔年菜;大年三十,家家都要除旧迎新,午后包完饺子要打扫庭院,刷好糨糊,在门上张贴门对子,红彤彤的门对子贴上后,过年的喜庆氛围立马就呈现出来了。大人还要挑起担杖到东井挑水,把家里所有的水缸都挑满。包饺子要包两种:白面和黑面(杂面)的,饺子里有的包着一分、两分的钢镚或者红枣,讨个彩头。白面的饺子只有老人和孩子可以吃,其他的人吃黑面(杂面)饺子,只能分几个白面饺子尝一尝。

天将黑时,村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响,刚才还在心不在焉地帮着拉风匣的我,一听母亲说不用拉了,立马起身,一个箭步奔到炕边,把放在炕席底下的鞭炮拿出来,挂到院子里早已准备好的竹竿上。鞭炮声响起,屋里的饺子也开始下了锅。当然了,我不会一下子把鞭炮全放了,会特意留一些,将其拆开一个个单放,这样可以细水长流。有时还两个对着放,甚者抛到空中或者插到雪里放……

吃完饭后,母亲就会从箱子里把过年的新衣服、帽子、鞋子、袜子一样样地拿出来,板板正正、仔仔细细地叠好,再一一摆放到每个人的枕头旁。我们则出门到村中大街上看放鞭炮,看够了回到家里,大人会让我们脱下鞋子,光着脚倚在门框上量一下身高。每年如此,看看你的“长进”。

腊月忙年,正月闹年,只有过了二月二,年才算彻底过完。农家人打理好心情准备春耕备播了,新的一年又打上头了。